

王元辅 著

耕读语



云南人民出版社

王元辅 著

耕读语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耕读散语 / 王元辅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367-3720-4

I. 耕… II. 王…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②中
华民族—民族历史—文集 IV. D23-53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672 号

责任编辑	普 艺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定 价	5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3720-4/K·977

阅读门波神

——代 序

人狼格

尽管那是一个多雨的年份，因连绵的大雨，长江中下游正在洪浪滔天，但我记得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走进你的办公室，还记得那天你借故拒绝了我邀请的晚餐，确切地说是借故拒绝了第一次认识的最初的晚餐……

你的办公室透着一种朴素的温暖。书桌、靠椅、书架都是木质的，给人一种厚实、落定的稳重感，略显清瘦的你，只占据了一个小小的位置。下午的阳光很好，屋内辉映得清亮，我首先想起的是庄子的哲学意象“虚室生白”。就在这“虚室生白”的哲学意象中，你静静地听我们讲，再偶尔插话，平实的目光里透出一种致远、练达。我明显地感到你的深处有一种不张扬的内敛的强大暗流，而决没有时下有权、有钱、有名的许多人那样装腔作势地摆足架子来遮盖日益苍白的另一个自己。

说实话，那实在只是一次应酬性的拜访，但这次应酬性的拜访中，我却发现了性慧如磐地和我平坐下来的上司，这首先是你人格自信的一种体现，这是我在半生的卑微生存中，对自己始终无位有品的宁静追问中的体悟，我认为能够平等看待一切生命的人，首先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人。

之后，生活平淡，但总想鼓捣出点不平淡的驱使下，我总在瞎忙，也便极少想起你，这是大实话。与你在精神的隧道中不可避免相遇是从你的散文《高原情》开始的，我终于明白了在短暂的接触中，我所感觉到的那种含而不露的暗流原来是多少艰辛磨练成宠辱不惊的血液在你的动脉里涌动。你已超然于诸如深沉、深邃之类的刻意而进入了一种生命的自然，



在浮躁得许多人都恨不得自己变成泡沫浮到水平面上来的今天，又能看到几个真正进入一种自然无为的境界者？多少年来，人们总是以讹传讹地误解了老、庄的“无为”，总是给它戴上一顶“消极”的帽子，这是对两位的天大误解。要进入那种心地洁净的超然无为也许不仅仅是取决于或智或愚，而且还需经受苦难熔炉的烈灼，只有当你罹难八十一后，打开一扇炉门便飘逸而上成为悟空悟净的神；打开另一扇便沉入世间变成精神的磐石。

你的散文一开篇就说你想写点迪庆高原的念头躁动已久，但担心被认为是香格里拉热的炒作而误解了自己的那份真诚。在这寥寥的数语中，我感到一种不趋不附、不谄不媚的守住自己的品质。

在那篇短短的散文中，我读懂了一个苦难铸就的厚重与坚韧的生命，也读懂了后来你的散文为何总以一种沧海桑田都无法挪动的高远心志做文章的主轴。读你的文章后，我终于明白只有苦难才能教会一个人怎样去临近真正意义的淡泊；也只有苦难才能教会一个人大音稀声的内敛；也只有苦难才能教会一个人辨别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正因如此，平淡的汉字一经你的笔尖就被你沸腾的血液爆成米花翻滚。

你在《高原情》中写道：“在一个土墙围着的院子里，我亲眼看到一个约两岁的孩子，被一根绳子固定在院中的一根木桩上，家里的大人都下地干活了，天还下着小雨，小孩以那根绳为半径爬出的大圆印迹让我刻骨铭心。”你还告诉我，这篇文章在投稿时，编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把这段刻骨铭心的描写删除了。编辑们哪里知道这也是我的真实写照呀！在我3个月零9天时，父亲死在金沙江里了，当我到1岁零7个月时，外公不能带我了，于是母亲就用一根长绳把我拴在柱子上。我天生性急，一开始拼命哭闹，后来便渐渐习惯了。于是这根绳的长度就是我活动的界域，很自然便走出了个圆。后来我母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起当地收工回来时，我常常睡着了，哭闹后弄脏的脸上落满了成堆的苍蝇……并说因哭得过多而得了疝气，记得是在7岁时开了刀。稍懂点事后，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在母亲回家的必经处一个稍避风的墙角里蹲着等候母亲回来，其中觉得特别难耐的是冬季。一年烧的柴都要在冬天里砍下，于是母亲在生产队收工后再上山砍柴，我就在那个墙角里等候母亲，目光毫无目的地盯在抬头就能看见的江东的玉龙雪山。太阳落山了，雪山先是金黄，尔后变成透亮桔红，再慢慢地暗转成久久的朦胧的银光，天彻底地黑了。不知等了多久，在黑暗中就会出现一个沉重的影子，我一跃而起，冲过去紧紧地抓住一双热乎

乎的手……后来，给我留下的就是在黑暗中负重向我走来的母亲的底色印象。如今，这个“在黑暗中负重向我走来的母亲”的印象已经成了流淌在我血液中的审美价值取向。当时，我对家最大的渴望就是天黑了能在火塘里燃起一堆温暖的火。而这个童年的渴求已成了今天我对“家”这个涵义的理解，就是在火塘里燃起一堆火。如今有朋友说今晚到我家聊天，我就会在炉子里烧起熊熊的大火等他，我执着地认为只有烧一炉火，才能给人一个家应有的温暖。现在我爱人说，只要有客人来，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开电炉。

也许是我俩与生俱来就有同样稠浓的血液，也许是某些相似的坎坷形成了相同的在现实中择定焦点的瞳仁。总之，撼动着你的东西，依然也紧紧地攫住了我，你所感到隐痛的部位，也正是我常常用双手在紧按的痛点。你在描述一个女人唱歌时写道：“这个女人总在唱歌，而且总是一个曲子。曲调中无不忧郁和悲伤的音符，但轮翻地扯着高原人特有的嗓子的歌唱，给我的却是一种不怨天尤人的激越感受。”我看到了当时以打工木匠的身份衣衫褴褛地在流浪的你，在心里却藏着一个戳不破捅不瘪的浮标，这个浮标在波峰浪谷间一直都托着你的躯体……直到今天。如今，我想除了你的老母亲对你保持着阴晴不变的面孔外，一出门槛应该看到的更多是斗换星移的笑靥，但你却又把一根自制的鞭子交给自己的灵魂，在滚滚的红尘中，让灵魂不断地挥手鞭答着精瘦的凡躯。沧海不见水，你却保持着深水处赤纓的吐纳。在昆明，你健步如飞，我跟在你的身后感慨颇多。

在灵魂手中鞭梢的脆响声里，你不停地拷问着自己：我被精神的虚拟诱惑着，被挣脱孤寂的欲望牵引着，甚至没有犹疑就脱去了守望者的着装——鹿皮褂和麻草鞋，拍打着守望者身上光荣的尘埃走了。

在《曾经的守望者》中，我再次感受了你灵光四溢的才华，并感到你是一个蹲伏在弥勒寺立交桥边的大家，但更让我倾敬不已的是你的金玉其外，真佛其内的一种真、一种质，换言之，就是藏在文品之核的人品。孔子曾褒扬他的学生由时说，穿着破旧的棉袍，与穿着狐貂皮裘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觉得惭愧的，大概就是由吧。在你看来，一个守望者，身上的鹿皮褂及麻草鞋也同样是神圣的，是任何帛衣也无法与之媲美的，甚至连守望者身上的尘埃都是洁净而光荣的。面对着这些灵魂的诉说，我感动了并陷入久久的沉思。你毫不饶恕自己地说：“但现在，使我深深自责无地自容的是，我曾经自我标榜是一个忠诚的守望者。”并且咄咄逼问自己：“一个曾经的守望者，何日能回到曾经守望的家园？”至此，我发现你又将一



柄用天地的浩气、日月的精气铸就的利剑交在灵魂的另一只手中，让这柄剑一点一点地剔除着躯体上的腐肉及死皮，保持着肌肤的新生，并将其新生的肌肤裸露于紫外线中，怪不得你随时被阳光过敏的疾患折磨着，这只能怪你自己！如今人们不是擦了防晒霜还戴太阳帽么！

其实，大哥我想告诉你，你从筭路蓝缕地四处流落，直到今天，你都不曾离开过你的家园，我已经明白你是真正的守望者。如果你也沉沦、如果你也失落，那家园就在人类的梦中消失。回家的路之所以今天还依稀可辨是因为像你我这样的人，穷、达都永远不肯将自己彻底地交给物质的双手，彻底地迷失自己。来客尽管已很少，但我们还是常常打扫着回家的这条小径，不是吗？大哥。

你还是你，你并未丢弃那件麂皮褂，你依然穿着那双麻草鞋，在穿金戴银的人群中傲然行走！你依然在越来越多的装腔作势的人群中不改初衷地率性而为着！

我之所以对《曾经的守望者》、《沉默的人狼格》爱不释手，在你的字里行间不能自己，不是因为你写了我，而是因为一触已发的生命之光久久不息啊。我们相互珍视有太多的理由，但首先是两个曾经污垢满面的人，都执着地相信不管土地怎样干涸，只要不停地掘下去就会有自己的水井；两个都不是宠儿，是天父地母的最后一对私生子，曾经天上没有我们的居所，地上没有我们的家，我们没有一切，甚至没有命运，像蜻蜓一样只能在飞翔中做爱，只能和野狼一样在流浪中创造生命的下一个时刻。

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常常是在得志之后显现的。君子在运逢显达中，能够保持着落魄的心境去处世，通达中也像拂逆一样谨慎。我因居住简陋，极少带人到家，但你到迪庆时，执意要去认认我清贫的家门，并且要从酒店里步行而去，不乘车。与你走在黄昏的凉风中，我的心底却溢满了兄长回家的温暖和情理。当我在路上想给你准备一点土特产时，你坚决阻止，并责备我把君子交情硬塞进落套俗礼，并说：“现在我不需要，假如哪天落魄了，你有一碗饭就得给我半碗。”我沉默了，就这样我们在一缕清风里走进家门，两杯清茶后，又把你送进了夜晚的清风里，很快我已看不见你的背影……

再写下去，所有的语言已显得多余了，尽管晶莹透亮的你，剥几层剩几层，尽管你留给我的感动还很多……

文章刚刚落笔，五月的天空还是下起了鹅毛大雪。我的栖居之地常常乍暖还寒，每当难以将息，我都会想起你。对你的关爱，我早已心安理得。

自序

当这本书稿选编完后想给它取个书名时，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从学校回到家乡当农民的第二天，我在那时小学生们常用的练习本上写下了这么一副对联：不卑不亢处世，可读可耕营生。从此，这付对联在每年的春节都贴到了家门上，及至到了昆明定居，没了可以贴春联的大门，就请自称滇西第一才子的表哥杨剑农为我书写了一幅中堂，悬挂于客厅，以自勉，以自励，以自警。

写是写了，但人这一生，要真正做到为人处世不卑不亢，谋生方式可读可耕，又谈何容易呢？

当时，我虽然坚信我不至于就这么一辈子当个农民，但也已经做好了一辈子当农民的思想准备。那时候曾想，中国这么大，农民这么多，我凭什么就不能当个农民呢？当然，其原因实际上多半也是出于无可奈何。那年头，谁能抗拒那上千万学生的上山下乡热潮呢？何况我还是一个在那急风暴雨阶级斗争中受政治惩罚的另类。

我的农民生活是自我写下那副自以为是的对联后的第二天开始的。第一课是上山拉松毛，这是生产队安排的积肥劳动。就是到山上把落下的松叶收集在一起，然后背回来积肥。

天还没亮，就和少时的同伴有说有唱地头顶着月光上山了。那时的我，身体极其柔弱，身高1米78，而体重仅有50来公斤。由于在同伴们的眼里，我不是一个干活的料，于是，走了约莫五六公里路后，到了山上，他们就忙着先照顾我，帮我拉松毛，帮我打包，并前携后扶地让我先起身，背着上路。我并没感到十分吃力就和他们一起回到了村里，一上称称重，除皮后仅有32公斤，还不到同伴们的一半，当场我就羞红了脸。那一夜，我做了一个很长时间都没有过的香甜的梦。

第二天又照例上山了，我坚决辞请了他们的帮助，全过程自己动手，



而且非常卖力。及到要走时，我身后扎紧了的那一背松毛，在同伴们的助力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颤抖了很长时间后才终于直起了身。那一刹那，我意识到这以后的路对我来说是如何的艰难了。为避免让他们看我的笑话，我坚持让他们先走，别等我。我以为，凭借我的毅力和勇气，会没事的。

谁知道这一起身后，沿着也许不能称为路的路，拉扯着刺棵和小树枝，颤抖着，歪斜着，一步步往前走。直到一个可以歇息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可以支撑那一背松毛的台地上，歇下，放松。如释重负这个词的含义，在那一刻体会得再深刻不过了。仰面躺下，四肢舒展，眼望蓝天，耳听松涛，快何如哉？

谁知道这人呐，释掉重负后，却很难再有毅力和勇气重新负起那千钧重担了。躺着，忽而下着决心，起身吧！忽而自言自语说，还早呢。反复如是后，终于明白，这时候，不会有谁能帮我将它背回去的。于是，扣上背板，背上松毛，准备起身。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沉重，我双足跪下，力图将重心移到后背上，没料到却翻了个筋斗。席地跪着，看着眼前这背翻了个筋斗的松毛，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6 当是时，我真没想到那总是鼓舞我们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流浪到南美苦苦挣扎的那亚瑟的影子。那个后来成为牛虻的亚瑟，不也是经过炼狱才炼成了一块钢吗？

再次把松毛移到背上，取了个跪着的姿势，起身。腰是立直了，但跪着的腿却怎么也立不起来。咬紧牙，就这么跪着，双膝交替移动着向前，坚持，前移，再坚持，再前移。也就前移了20来米左右吧，两个膝盖骨都流着血，和着沙土，紫黑色，怪可怕的。真的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只好歇下，将那四围的松毛拔去，留下了紧紧的核心。

咬着牙，咬着唇，挺立着，像个被狮子咬伤的亚瑟似的男子汉，直起腰前行。我不知道那五六公里的路后来是怎么走完的，满身大汗，一副狼狈像，到了村口，母亲在那儿接我，看着我那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她放声大哭了起来。那一背松毛上称一称，足足60公斤。

从此以后的10年，由数不清的伤疤组成的历险故事、难忘的经历和反复的锤打，我终于成了村里排得上位的壮汉，专事那些需要体力、毅力的男子汉做的活了。当然，也就能养活自己和家人了，尽管那仅仅是真正意义上的糊口生活。有了这一次和以后无数次非凡人所能承受的熔炼和锤

打，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可以说，我能应对所有的苦难和考验了。

那10年中，1969年，我的身份是“反革命分子，暂不戴帽，谴送回乡监督劳动。”1970年，我回到学校和军宣队长较劲后，遂改为“犯有严重错误，但鉴于认识错误较好，不给予处分。”1975年，也就是邓小平复出后，云南省贯彻26号文件，我得到彻底平反，纠正为下乡知识青年。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1975年的纠正工作又被否定，我回复到原先的身份，直至“四人帮”被粉碎。

这10年中的这些身份，要想在权势和压力面前做到不卑躬屈膝，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好在我的农民父老乡亲真好，包括生产队长在内的所有村干部，除了按规定不让我参加某些会议，比如传达中央文件会或布置什么运动的会外，都从没把我当另类看，反而照顾我守梨园，到砖窑学手艺，甚至于让我负责不是一般人干的农技工作。因此，那10年，我实际上接触文革中得益的权贵们的机率非常的小。当然也不是没有，万一碰上，我的策略是，尽量避而不见，不见就不存在要低头哈腰的难堪。非要见到当时的权贵时，装傻装憨，视而不见。即待正面交锋，则钢柔并施，或绕弯弯儿，或装聋作哑，及至无法回避时，则据理力争，义正词严，绝不下跪求饶。

前面的话颇有自我标榜之嫌，但凭良心说，我真的力争这么做了。举个例子说说，1970年冬，因一件空穴来风、人为制造，以后又被事实证实的冤假错案，公社的工作组突击审我，时间是深夜，地点在村里的小学校里。我一进门，大门就紧闭了，院里烧了一大堆火，我斜眼一看，村里的民兵连长、排长全部到齐，加上主审、记录，总共七八个人。熊熊烧着的火光映红了那些本来就黝黑的脸膛，平时都熟悉的脸，那时都变得异样起来了，那架势，真要有要把我碾成粉末的样子。主审是公社工作组组长，一开始就想给我个下马威，命令民兵排长先用麻绳将我绑起来。那排长是我平时还算好的朋友，他犹疑着如何下手时，即被组长怒斥，麻绳终于套到了我的脖颈。

我一想，看来只能正面迎对了，即对曾做过我启蒙老师的记录者、村小学的老教师说：“请你把我说的话全部记好。照我的性格，今天你们无论怎么整我，我都不会说一句假话的。但是，人的肉体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万一你们绑我打我烧我，我实在受不了时，也许我会违心地说假话。因此，为避免因我说假话而伤及无辜者，我慎重申明，我被绑后说的话一律无效。”



说罢，我一步跨到这位曾启蒙过我的老师面前，指着他的记录本，要他如我所说写下去。我这一招，他们显然没在这农村里遇到过，一伙人对视无语，沉默片刻后，组长只好叫我坐下。在白族话里，这坐下和跪下发音有点接近，我误听成跪下了，便说：“我从来没有下跪的习惯，除非你们把我按倒。”这组长听罢来气了，“让你坐下！坐下！”

我有点自豪地坐下了。那麻绳却一直没有打结地晃荡在我的胸前，直到后来已经不是审讯而是交谈的结束。

此后，那天的参与者们见到我还显得非常难为情，并说，起初就没有那个思想准备。我说，如果你们真下手，难说我也真的支持不住。言罢，大家一起都笑了起来。

恢复高考后，我作为那一代青年中的幸运者，占了那个年代一起参加高考的中学生们没认真上过什么正经八百课的便宜，只复习了19天就考上大学。从此走上吃读书饭的日子。

作为两个孩子父亲的我，上学时已经30岁，在班上年龄排行第三。荒废了整整13年的学业后，重新走进课堂，真的异常珍惜。不说废寝忘食，分秒必争却是事实。能读的书都读了，愿学的知识也努力学了，该做的学问也认真去做了。4年以后，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吴恒教授执意要我考他的研究生，我想起家里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不太情愿地回到了昆明，几经周折，干上了原本没想过要干的党史工作。

当年上大学，为的是换碗。照我们村里的说法，农民端的土碗，不但难看，还极不耐用，是最不保险的饭碗了。农民们一生的梦想是换成城里人端的塑料碗或干部们端的钢铁碗，我也一样。自打我换了碗后，非常珍惜这碗，不敢稍有懈怠。而后爱上了这项事业，比较努力工作，也还略有些成绩，得到组织的信任，委我以主持云南党史工作部门之重任。

虽说党史部门是非常清苦的部门，在世俗者眼中并不算什么。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自己常常记住当年那些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官的官们颐指气使引起民众的愤怒，我决计保持点平民意识，决不俯视任何人，包括单位看门人在内的所有人。当然，除了应该有的对长者、对上级、对领导的尊重，也决不违心地献媚以任何人。

在党史工作岗位25年，聊以自慰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环境中，我基本能做到：淡泊名利，心静如水；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无私无畏，不卑不亢；忠于职守，尽我所能。因为这些年，逐渐悟出了一些规范自己行为的道理。比如说，对个人的需求，我信奉“我在乎的我已经拥

有，我没有的我不在乎。”为官之道，我遵循当官先做人的原则，绝不靠组织和人民给我的权位吓唬人，绝不靠说大话摆排场拿架子张扬权势。我崇尚“无私无畏即自由”的思想境界，说真话，讲实话。我相信一个无法动摇的定式，即自己的能力和尽职尽责、诚恳待人所赋予的人格魅力，是一个领导者赢得群众拥护的首要。

说来我的人生经历就那么简单，职业简单，即学生、农民、党史工作者。工作单位简单，就两个，即农村（我想应该也算一个单位，而且是中国最大的单位）、党史部门。

我总是阿Q似地想，人生有许多理想，也有许多目标。能实现其中之一二，就算万幸了。

不敢说我的理想和目标实现了多少，但自以为接近了其中之一二，因此我觉得也算有幸了。

在人生一个能有所作为的阶段即将打住的今天，我把自己写的一些东西粗略地在脑子里回顾了一下，当年读中学时写的那些非常幼稚的东西当然不便说了，自打1978年放下锄头后，就一直在写文字，天天如此，年年如是，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写了多少。但我自己明白，许多是拿着政府不断上调的工资，属于业务工作范围写的，而且大多已经编辑成书，还有不少是适应某些需要的急就篇，再就是大量的讲话稿和文件稿（尽管绝大多数是自己动手写的），加之许多到现在自己都觉得没什么看头的东西，以及原先学民族史写的考据学味非常浓的文章，真能值得编印的也就没有多少了。于是，搜罗所余，不太适宜地拼凑在了一起，集为一册，取名为《耕读散语》，给儿女、朋友以及关心我的人们茶余饭后无事时翻翻吧。

我是如是想的，芸芸众生，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能留给后人一两句值得他们玩味和记取的话，这世间的人生哲理就丰富无比了。

不知我的这些人生体验感悟，能否有一两句为我的儿女我的朋友以及关心我的人们玩味和记取呢？



目 录

阅读门波神（代序）	(1)
自 序	(5)
讖 言	(2)
筑路生活二题	(10)
砖窟记忆	(14)
家乡吟	(21)
剑川石宝山忆旧	(27)
高原情	(29)
春天的历史	(31)
洒洒祭表兄	(33)
三代人的学生生活	(35)
花山遐想	(37)
大海草场纵情	(39)
访俄散记	(41)
访欧二题	(54)
曾经的守望者	(63)
沉默的人狼格	(65)
体味邦那掌	(69)
神汤奇水沫人间	(71)
雨夜读史	(73)
月夜读《牛虻》	(76)
神往香格里拉	(79)



云南文化	(87)
祖先问题	(88)
是谁在漠视历史	(90)
葱茏碧翠的郊野	
——我识读的《在生活的郊野》	(92)
红塔山情结	(94)
剑川历史断想	(95)
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蚊子为人类头号敌人所想到的	(106)
小 星	(108)
 我的党史人物观	
——在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会上的发言	(114)
“他是我们心上的领袖”	
——毛泽东与云南的解放	(119)
周恩来与云南的革命情缘	(123)
尽除倭寇去 佩剑渡瀛州	
——抗日名将周保中	(135)
敢于实事求是的闫红彦	(140)
深切怀念朱家璧同志	(144)
朝柱同志与党史工作二三事	(150)
祝贺群杰老人文集的出版	(154)
献给可敬可亲的郭佩珊前辈	(156)
战士 鼓手 学者	(158)
永远活着的张旭	(165)
欧根传略	(167)
百折不挠的共产主义战士丁志平	(176)
黎旭的一首诗	(181)
 党史工作者素质漫谈	
——一个和大家共勉的话题	(185)
政协工作与中共党史工作	(198)
党史工作者的遗憾	(202)

用心呵护和平	(205)
宝塔山下读延安	
——在延安学习培训的感受和感想	(208)
历史总是要言语的	(217)
写在《云南中共党史研究》改版试刊前	(219)
红塔山的第一车间	(221)
望云思远	
——写在《沧桑望云》出版之前	(222)
绝不仅仅为了纪念	(225)
廿年板凳不嫌冷 学史写史净灵魂	
——写在《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出版之时	(234)
新春致词(2002年2月8日)	(237)
祭扫烈士陵园致词(2004年12月31日)	(239)
为《中共楚雄州委年鉴》10年叫声好	(241)
向玉溪全体党史工作者致敬	(243)
团结抗战的历史见证	(246)
承前启后的创新之举	
——《中共开远市第五届委员会资料专辑》有感	(249)
日新月异萃众英	
——写在《南华人物》出版之前	(251)
党史新天地	(254)
回望无悔	(256)
走进历史学理论	
——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体会	(259)
中国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264)
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78)
毛泽东同志有关“边纵”的指示	(288)
扎西会议与精神财富问题	(292)
《云南全民抗战》前言	(297)
《云南工人运动史》前言	(301)
《金沙水拍云崖暖》前言	(305)



历史上的口号对现实工作的启示	(309)
邓小平与卢汉起义	(315)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322)
光辉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云南各族人民走过的 75 年	(328)
英雄史诗中的转折乐章	
——红军长征过云南	(342)
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	
——试论 30 年代云南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在云南地方党史	
中的地位	(352)
“三勤”政策与党的建设	(358)
云南的全民抗战	(365)
云南的光荣	
——纪念一二·九运动 70 周年	(369)
研究民族工作中分类指导的执政经验为各民族实现全面小康	
提供历史借鉴	(376)
党领导“直过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实践和启示	(381)
振聋发聩 开天辟地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问题	(391)
历史的选择	(394)
重任在肩	(396)
中流砥柱	(398)
关于把大理州建成民族文化大州的几点思考	(400)
滇人族属刍议	(404)
南诏和白族的几个问题	(424)
古代滇中的集市	(445)
“剑川”名称的由来	(448)
阳苴咩城小释	(451)
后 记	(454)

少时的理想是变化着的，初中时数学学得还好，刚上高一还得了个地区一等奖，于是就想当数学家。及至高中，化学老师教得好，我也学得好，就想当个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幻想着将来能研究出合成小麦玉米，种出木本水稻，让农民们少流点汗。没想到后来学校办了个供全校师生看的黑板报——《东风周报》，总能吸引许多人在那长长的黑板报前注目，试着投了一稿，公然刊出，还得到同学的啧啧称道，志向于是立刻改变，想玩文字，当个作家。

谁知这一改变，往后也竟改变了我的人生。